

林彬 著

宋代 状元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宋代状元

林彬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状元/林彬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0
ISBN 7-5411-1863-X

I. 末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0417 号

责任编辑: 谢尧庆

封面设计: 邹小工

版面设计: 史小燕

责任印制: 晋 冰

责任校对: 陆 啸

书 名 末代状元	定价 25.00 元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作 者 林 彬	ISBN7-5411-1863-X/ I·1615
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2000 年 1 月第一版	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开本 850×1168 1/32	印数 1-5,000 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印张 16.5	字数 382 千
---------	-------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 3 号)	邮政编码 610012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	安县印刷厂印刷
-----------	---------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6636481 6241146

骆成骧传略(代序)

骆成骧是中国的末代状元,骆成骧之后还有夏用清、袁嘉峪和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——清光绪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“钦点”的“恩科状元”刘春霖。

骆氏家族始于春秋时期,周文王第七世孙名叫姬,正封于河南的洛邑,后人遂改姬姓为骆姬。骆姬广有田产,但由于周室衰弱,战国纷争,骆姬的后裔各散一方,其中浙江和四川是骆姬后裔最多的地方。“王杨卢骆当时体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的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,是骆氏后裔在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典型代表。由于改朝换代,天下大乱,居住在浙江的骆氏曾由浙江迁至湖北,又由湖北迁至贵州。明朝初年,骆万钟兄弟二人由贵州贵筑县迁徙至四川省资州七里沟(今四川省资中县双龙镇大坟包村)居住,骆成骧是由贵州入川的骆万钟的第十四代子孙。

骆成骧的父亲名叫骆腾焕,字文廷。骆文廷幼年丧父,全靠母亲蔡氏织布纺纱为生,孤儿寡母,十分贫穷。骆文廷十二岁时就到苏家桥(今资中县双龙镇所在地)卖母亲纺织的棉纱和布匹,以买回生活必需品;骆文廷二十岁时,考中秀才,并在资州钵头场苏家寺教私塾;当骆成骧高中状元后,骆文廷曾升任陕西阌阳县县令和南充县训导等职。

骆成骧,字公骕,清同治四年(公元1865年)五月二十日出

生于资州七里沟，是骆文廷的次子。虽然祖宗的遗产仅有一本“借账簿”，家境贫寒，但骆成骧自幼聪明，在严父骆文廷的管教下，利用“烟炭点灯”和“灰坝练字”等方式，刻苦攻书，学业大进。骆成骧十七岁参加州试时中秀才，并被资州知州高培谷推荐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；二十八岁参加全省乡试高中举人；二十九岁到北京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；清光绪二十一年（公元1895年，即乙未年），骆成骧会试得中，接着参加殿试。光绪皇帝看了骆成骧的殿试策对后，御笔钦点了骆成骧为乙未科状元。

骆成骧高中状元后，历任春闱和秋闱主考官，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前身）提调，山西提学使等职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，骆成骧历任四川省议会议长、四川省城高等学堂（今四川大学前身）校长和成都武士会长等职。

“聊凭擘电飞三剑，斩取长鲸海不波。”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（公元1915年12月12日），袁世凯称帝，改元“洪宪”，全国各地无不切齿痛恨。骆成骧敦促并亲为四川督军陈颐（陈颐是骆成骧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的学生）草拟讨袁三电稿，速发北平，宣布四川独立。陈颐是袁世凯派来稳定大西南的忠实心腹，陈颐的反戈讨袁，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袁世凯在全国一致的讨伐声中，眼见众叛亲离，气得惨叫“人心大变”，愤愤交加，吐血而亡。

骆成骧是文状元，理应以文治国，以文安邦。但是，骆成骧苦于有才无处用，便舍长求短，在成都少城公园（今成都人民公园）开国术馆，自任武士会长，教育国民习武，文状元“弃文从武”，这无疑是对历史的一大讽刺。

骆成骧虽然没有修造状元府，而且还厨灶屡空，吃了上顿无下顿，但是，他却把自己为人书写碑文的酬金及积蓄，全部捐献给了教育事业。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，骆成骧应西康屯垦

使(四川军阀)刘成勋之邀,到雅安主考文官后,游蒙山偶感伤寒,不久病故于成都文庙西街的清漪楼,终年六十岁,有《清漪楼诗存》五卷留世。

因骆成骧出生时,满屋都有桂花的清香味,故名成骧(香)。骆成骧能考上清代末年的状元,传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。

一是“祖坟风水”说。骆万钟从贵州入川后,全家人和睦相处,勤耕织,到孙子骆宗周时,已经购置了很宽的田土,生活较为富裕。一天,骆宗周在苏家场(今四川资中县双龙镇所在地)茶馆里喝茶,偶听师徒两个“撵龙匠”在谈话,徒弟欣喜地对师父说道:“我今天撵出了一块好龙地。”师父问徒弟在什么地方,徒弟轻声答道:“猫猫岭的舌尖下,我在那里画了一个圈。”师父点了点头,说:“我在你那圈里插了一根针。”后来,骆宗周半信半疑地来到离自己住宅不远的猫猫岭,果见形如猫头的舌尖下用石子画了一个圈,并且圈中插了一根针,因此,骆宗周速将祖父骆万钟的尸骨移埋于插针的部位,再后来,骆家因此而陷入一场官司之中,但因有骆氏祖坟之铁碑而赢了这场官司。正由于祖坟风水选得好,骆成骧才有高中状元之喜。

二是“敕封玄机”说。四川人中不了状元,是满清皇帝的“金口玉牙”封定了的。满人统治中国后,比较歧视四川人,认为四川人是“川耗子”(川人比北方人矮小),身材虽小但脑壳儿机灵,“天不怕,地不怕,老虎的屁股都敢摸一下”,特别难以统治,因此,凡是四川人均一概拒之官场之外,并扬言,如果四川人要中状元,除非“铁树开花马生角”,这如同凡人登天一样难。所以,清朝统治接近三百年间,四川没有任何人高中状元,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。骆成骧当年上京赶考,从资州步行上路,到资阳南津驿时,为了赶上当班客船,骆成骧加速跑步前行,热得满头大汗才来到码头,但当班客船已经启航,骆成骧只好在

码头等候，并顺手将具有红色顶花的瓜皮帽戴在一根铁栏桩上，铁棒上有“红花”，远远望去，恍若“铁树开花”一样；骆成骧的“骆”字，是“马”旁生了“各（四川方言‘各’音同‘角’）”，所以，骆成骧刚好达到了“铁树开花马生角”的条件，破译了“敕封玄机”，高中状元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

三是“双马盘槽”说。骆成骧在京城考试时，正是“戊戌变法”前夕，举世闻名的“公车上书”就是骆成骧等举子，在京城等待发榜期间，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，恳请光绪皇帝“维新变法”的一次行动。当时，骆成骧同堂应试的广东举子、“公车上书”的发起人之一康有为的名声震撼了整个京城，光绪皇帝暗中喜欢康有为的才华以及提出的各种维新方案，意欲钦点康有为作状元，辅佐朝廷。在钦点状元的头天晚上，光绪皇帝梦见两马盘槽而息。圆梦者说，清廷有骏马来朝之意，光绪皇帝闻言十分欣喜。当主考官徐桐与副主考官李若农对荐卷争议颇大时，光绪皇帝则亲自审阅殿试策对，只见这本策对中提出了“整军练兵、惩治贪官、厉行节约和兴修水利”等四条“自强之计”，其策对、语言和字迹均如同出自康有为之手；所以，光绪皇帝御笔钦点了状元，以达到任用康有为的目的。但是，当拆封后，状元策对的应试者并非康有为，而是姓名中暗藏着“双马”的骆成骧（字公骧）！后来有人戏说道：如果当时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是康有为，那么，清朝的历史说不定还要重写。当然，这“如果”永远也只能成为了假设。

.....

传说只能是传说，历史才能是事实。骆成骧中状元于清朝末年的天翻地覆的历史时代，他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为中国的命运尽到了“匹夫之责”，他一生坚持“勤奋攻书、爱国忧民、重教兴学和清正廉洁”，叹民生之多艰，忧国家之倾危，为了治国安邦而

呕心沥血。但骆成骧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清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后人有联叹曰：

归来本第一仙人，不堪回首京华，故宫满地生禾黍；
此去亦无双国士，莫似羁魂帝子，春树深更化杜鹃。

林 彬

于末代状元骆成骧的家乡——古资州的“渔灯晚照”景侧

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

目

录

骆成骧传略(代序)·····	(1)
第 一 章 弯柏树谜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 状告州官 ·····	(33)
第 三 章 崭露头角 ·····	(59)
第 四 章 家世不清 ·····	(84)
第 五 章 逼退聘礼·····	(107)
第 六 章 不中不嫁·····	(130)
第 七 章 上京赶考·····	(155)
第 八 章 八旗子弟·····	(184)
第 九 章 笨鸡思变·····	(209)
第 十 章 金榜题名·····	(233)

第十一章	还乡祭祖·····	(261)
第十二章	维新变法·····	(284)
第十三章	闺房遇难·····	(310)
第十四章	栖生东洋·····	(334)
第十五章	衣带密诏·····	(360)
第十六章	有惊无险·····	(387)
第十七章	回首京华·····	(413)
第十八章	凤凰涅槃·····	(437)
第十九章	三电斩袁·····	(461)
第二十章	重逢故知·····	(488)
后 记	·····	(512)

第一章 弯柏树谜

七里沟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溪沟，它萦绕在四川资州的东北隅，像一条长长的飘带，弯弯曲曲地从山那边绕过来，才慢慢地顺着山脚直伸到沱江。居住在七里沟旁的骆氏家族的祖先为了行走方便，在小溪沟上修筑了一道三孔小石桥，大家都叫它三星桥。

三星桥头的骆氏后裔是骆宾王之后，可谓著名的书香门第。明朝初年，骆万钟兄弟二人因“湖广填川”而迁徙至四川资州七里沟，依山傍水而居，耕地养畜而食，繁衍后代，养育子孙，日子虽然艰辛但却过得平平安安。到清同治末年的骆成骧这一代时，已经是骆万钟的第十四代子孙了。

骆成骧从小就帮着母亲割草或放牛。那天，他像往常一样，赶着一头牛在七里沟的山坡上走着。骆成骧留着一小撮头发，远望好像顶着块豆腐干，椭圆形的脸蛋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。他上身穿件白色土布短衫，下套青色短裤衩。他手搭凉篷看天空中的日头，然后擦了擦脸上的汗。他对牛吆喝了一声，并同时用镰刀把在牛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下，牛径自朝前走去，寻草吃。

骆成骧挥动镰刀使劲割草。割着割着，突然一只青蛙从草丛中蹦了出来，骆成骧眼睛一亮，扔下镰刀，去扑青蛙。青蛙

向前猛跳，骆成骧扑了几下都没有扑着，他索性脱下白色土布短衫，用土布短衫去扑青蛙，扑了一下，仍然没有扑着，青蛙蹦到了一块石头上，骆成骧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张开土布短衫，正欲扑过去时，远处传来一阵紧密的锣响，骆成骧惊异地回头眺望锣声传来的远处，青蛙却迅速地跳走了。

锣声是从距离骆成骧放牛的山坡不远处的三星桥头传来的。三星桥头有棵弯柏树，村民们拥在弯柏树旁看热闹，人群中是两个男人在争执，一个是骆成骧的父亲骆文廷，另一个是地方豪绅张文。

骆成骧见了，先是一惊，接着便扔了镰刀，从山坡上往三星桥头跑。

骆成骧跑到三星桥头，在人群中挤着往里钻。钻进圈内，骆成骧看见父亲骆文廷，感到有些意外地叫道：“爹……”

这时，一只从侧面伸出的手，突然把骆成骧拽住，骆成骧抬头一看，是一身相士打扮拿着幡子的韦相师。韦相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示意他不要说话。

骆文廷没有在意骆成骧已到跟前，继续对张文激动地说道：“这……这，我只欠了你五升大米……”接着又转向人群说：“大家评评理，我家这些弯柏树只值五升大米么？”

人群闻言，互相议论，有人在摇头。

骆成骧一会儿忐忑不安地看着骆文廷气愤的脸，一会儿又看着张文满不在乎的脸。

张文冷笑了一声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倒是我张某人不讲理喽？十多年前订的契约，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！各位乡邻，你们给说道说道，到底是我张某人不讲理，还是他骆秀才存心赖账？”

头戴瓜皮帽比骆成骧稍长的张八哥兴高采烈地看了一眼身

旁的父亲张文，又瞧一眼斜对面的骆成骧，挑衅地冲他一吐舌头。

骆成骧见了，也毫不示弱，朝着张八哥，“呸”地吐了一口唾沫。

骆文廷仍然在气愤地向众人说：“古人说得好：有理走遍天下……”

张文打断骆文廷的话，说：“无理寸步难行。骆秀才，我告诉你，别读了几年书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当今大清国可是要讲王法的，讲王法就得认这个。”张文说着，挥了挥手中的契约。

骆文廷点头答道：“那好，你要心里没鬼，就把你手里的契约念给大家听一听！”

张文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张文慢条斯理地展开手中的契约，咳嗽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才盯着契约，煞有介事地念道：“……兹因无力偿还所欠五升大米，愿将七里沟的弯柏树作为抵押。恐口说无凭，特立此为据。”张文又转向群众，问道：“听见没有？诸位，七里沟的弯柏树！”张文说着，用手指着七里沟远近的柏树，“这里的都是。”

骆文廷愤慨地指着张文辩解道：“当时契约是写用七里沟的弯柏树抵账……”

张文也点头答道：“对呀，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骆文廷继续辩解道：“七里沟的老老少少谁不晓得？说起弯柏树，就是三星桥头的这根弯柏树，谁也不会以为是指七里沟所有的弯柏树！”

围观的众人也议论纷纷道：骆秀才说的是，三岁娃儿都晓得，弯柏树就是指桥头这一根嘛！哪有全部归他的道理？

张文见众人在议论，不免有些紧张。他急忙挥动契约说

道：“白纸黑字，有据可查。这契约里可没说‘弯柏树’就是三星桥头这根哟！”

韦相师也打抱不平地高声说道：“这根柏树就叫弯柏树嘛，七里沟的人都知道的，张老爷，不要太过分嘛！”

张文闻言，狠狠地瞪着韦相师，没好气地骂道：“呸，这儿轮不上你臭算命的插嘴。”

韦相师理由充足地答道：“道路不平旁人铲！我韦相师虽然是个‘臭算命’的，也可以说句公道话嘛！”

张文仍然盯着韦相师，吼道：“公道话？契约是双方签订的，还有中人作保，他堂堂骆秀才，好歹也是个知书达礼的人，现如今翻脸赖账，你不去说他，反倒来责怪我，这也算公道话么？”

骆文廷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，愤怒地说：“我要到衙门去告你！”

张文故作惊奇地上下打量着骆文廷，问道：“哟嗬，你想‘恶人先告状’？”然后点着头，冷冷地说，“好，我张某人等着你，随时奉陪！”

资州顺沱江而建，因形如小舟而名船城。它位于成都到重庆的中段，从西汉建制起，资州就是州府所在地，因此，色彩划一的两楼一底的青瓦屋面古城，像一艘刚刚起锚的帆船，在沱江的潺潺流水中向着东方迎风竞发。资州衙门不偏不倚，刚好坐落在资州这艘“帆船”的舵位处，把握着资州这艘“帆船”的行进方向。

衙门朝南开着的黑漆木制大门，显得威风凛凛，阴森恐怖。

骆成骧的母亲背着背篋，牵着儿子骆成骏和骆成骧在衙门

外的石狮旁焦急地等待着骆文廷。骆母想：堂堂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，可骆文廷就是不听劝说，要到衙门里来打官司！

骆母焦急地朝衙门里眺望，只见衙门内有几个差人在窃窃私语。

衙门内突然隐隐约约传来差人的高声吼叫：“退……堂！”骆母认真地倾听着，声音从衙门的大堂里飘出来。

骆成骧抬头看日头，天已近午，太阳当空高照。

骆文廷垂头丧气地从衙门里出来，骆成骧母子三人急忙迎上前去。

“孩子他爹……？”骆母只问了半句，见骆文廷不高兴，就停住了。

骆文廷低头不语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张文也从衙门里退出来，并不断地向里面的官员们作揖道别：“请留步，请留步，改日兄弟再去府上拜访。”

衙门的两扇黑大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了。

张文转头看了骆文廷一眼，冷笑着。这时，一架四人轿抬来，张文急忙钻入轿中。轿子从骆文廷一家人面前走过时，张文故意掀开轿帘，嘲讽道：“骆兄，小弟先行一步了。哈哈……”

骆文廷愤怒地瞪着他，直到轿子走远。

“爹，我们输了？”骆成骧惊异地盯着骆文廷问道。

骆文廷瞪了骆成骧一眼，怒斥道：“小娃娃，大人的事你不要管！”

骆成骧嘟哝着小嘴，回头望衙门的黑漆大门时，头却被狠狠地拍了一巴掌。

“看什么？回家去！”骆文廷骂着，自己也忍不住地回头看

了衙门一眼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自古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然后又朝着衙门外的石狮子，骂道：“呸！这是什么世道？！”

骆文廷一家人哀戚地沿着大街往回走。

骆成骧走了很远，仍回头看那衙门以及衙门外的石狮子。

烈日当空，把大地晒得火辣辣的。骆成骧在山坡上一边放牛，一边割草。

张八哥和另外几个小童生夹着书包嬉戏着，高高兴兴地从山下走过。张八哥指着山坡上的骆成骧，歇斯底里地唱起了童谣。接着，另外几个小童生也跟着吼了起来：

放牛郎、放牛郎，脑袋大来鼻涕长；
放起屁来轰隆响，结个婆娘没衣裳。

骆成骧弯腰捡起一块石子，愤怒地朝张八哥他们扔过去，张八哥和小童生们纷纷抱头逃窜。骆成骧望着张八哥他们的背影，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，他突然停止了大笑，脸上露出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忧虑之色。骆成骧回头看了看牛，咬紧牙关，扔了镰刀，朝山坡下走去。

私塾馆内，在老师骆文廷的带读下，众小童生跟着骆文廷摇头晃脑地读书，其中有张八哥和骆成骧。

骆文廷在领读时，鹅蛋形的脑袋晃得尤其厉害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

众童生也跟着读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

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书声朗朗，远近可闻，私塾馆外的小狗趴在地上，悠闲地打着盹，一位农夫赶着一群鸭子“嘎嘎嘎”地从门外走过，远处是雾蒙蒙的群山。

骆宅坐落在七里沟三星桥头的“毛狗恋窝”地基的西北角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农村常见的四合院型土筑青瓦屋面房子，为了表示骆氏不是最穷的人家，骆文廷在自家堂屋的前三方装上了薄木板。

骆文廷坐在堂屋中央的饭桌上，一边吃饭一边饮酒，骆母和骆成骧也在吃饭，骆成骏则立在桌边，眼望着屋顶，结结巴巴地背书。

骆母三十二三岁，脸呈甲字形，上宽下窄，偏瘦，头裹土布青帕，胸前佩戴着一尊笑佛雕像。

骆成骏结结巴巴地背道：“……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不忠……”

“错！”骆文廷一声怒吼。

骆成骏胆怯地盯了骆文廷一眼，只好重新再背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不忠乎……”

骆文廷将筷子往桌上“哐”地一敲，高声骂道：“还是错了，笨蛋！再去背，背不熟休想吃饭！”

骆成骏眼泪汪汪地看着骆母，十分委屈。

“吃了饭再背吧，孩子他爹？”骆母以征询的口吻问道。

骆文廷盯着骆母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？妇人之仁，他这样子中个秀才都十分困难，我这一辈子就够没出息的了，没想到，